

苏舒

著

一个夏日的故事

Yige Fuzha Gushi

人民东方出版传媒



东方出版社

苏舒

著

一个夏日的故事

Yige Fuza Gushi

東方出版社

本书简体字版经地图书出版有限公司授权出版
非经书面同意，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、转载
本书仅限中国大陆地区发行、销售
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登记号：图字：01-2015-5099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一个复杂故事 / (加) 亦舒著. —北京 : 东方出版社, 2015
ISBN 978-7-5060-8405-5

I. ①一… II. ①亦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加拿大—现代
IV. ①I71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208407号

一个复杂故事

(YIGE FUZA GUSHI)

(加) 亦 舒 著

丛书策划：北京和元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

责任编辑：鲁艳芳 刘小兰 郭淑敏

绘 图：范曾丽

装帧设计：奇文云海

出 版：东方出版社

发 行：人民东方出版传媒有限公司

地 址：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内大街192号

邮政编码：100010

印 刷：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

版 次：2016年1月第1版

印 次：2016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开 本：880 毫米×1230 毫米 1/32

印 张：6.5 彩 插：24面

字 数：171千字

书 号：ISBN 978-7-5060-8405-5

定 价：42.00 元

发行电话：(010) 64258117 64258115 64258112

版权所有，违者必究 本书观点并不代表本社立场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，请拨打电话：(010) 64258127

元子与雅子是两兄妹。

父母已经辞世，留下小小一点资产，元子爱护妹妹，事事以她为先，直至他两年前结婚。

大嫂许百美忽然成为刘家之王，把父母遗下的小小公寓重新装修，并把雅子请出去住宿舍。

雅子在大学领有配套奖学金，这点难不倒她，不过雅子也是个孩子，从此表情有点难看，兄妹关系转为恶劣。

雅子对好朋友仲云说：“本是同胞而生，出自一个娘胎，不知怎地，却为个陌生人变得生分。”

仲云说：“那不是陌生人，那是他的终身伴侣，将为他传宗接代。”

“你也有两个嫂子吧。”

“不错，所以我明白你的处境。”

“他们也把妻子奉作神明，也似老鼠见到猫？”

仲云笑：“像见到阎罗王。”

“呸。”雅子不再抱怨，既然家家如此，也就属于正常现象，

多说无益。

雅子不大回家，她知道，周末，时时有大嫂娘家的人，住在她原先的房间里。

雅子记得很清楚，那是一个热得不能再热的夏日，她坐在大堂答最后一份考卷。

雅子早获一家跨国电脑软件公司录取，可是仍然聚精会神写答案。

忽然监考老师给她一张字条，上面写着：“令兄刘元子已送入急诊室，请即往救恩医院。”

雅子耳畔嗡的一声，忽然什么都听不到了，她立刻收笔，交上试卷，匆匆赶往医院。

抵达医院，她耳畔仍然作响，头晕脚浮膝软，她看见大嫂不停哭泣。

元子软弱地躺在雪白病床上，精神萎靡。

元子叫她：“过来，坐下。”

雅子走到床边，轻轻坐下。

一个中年医生走近，他和蔼可亲，用不高不低、镇定平和的声音说：“我是主诊医生王光平，你是雅子吧，令兄患肾衰竭，你愿意帮忙吗？”

雅子点点头。

王医生说：“那么，请立即做测试，看看是否适合做移植手

术。”

雅子根本不知元子病重，她看着兄长。

元子还算镇定，他轻轻说：“不想你担心。”

这一年多他们很少见面，没想到元子已罹恶疾。

这时有看护带雅子到邻室做检查，大嫂许百美进来说：“雅子，你在这文件上签个名字。”

雅子抬起头，只见她眼鼻红肿，已经哭了很久，雅子发觉那份文件，是售楼同意书。

父母留下一点小小资产，归兄妹名下，雅子已经迁出，为什么还要出售？

许百美说：“治病需要大量费用，必须筹备现款。”

雅子只得签下名字，放弃产业。

许百美似乎满意，把文件郑重收好，匆匆离去。

王医生过来坐下：“雅子，令兄患一种十分奇特的遗传病，他的大动脉衰退，导致两肾衰竭，其他器官亦受影响，我们打算先更换他的大动脉，再替他换肾，他将有一年时间长住医院。”

雅子自始至终发呆，她完全处于被动。

“请在这里签署。”

她一下子签了两份重要文件。

看护取过样本离去。

王医生说：“你可以回去，等我们消息。”

雅子忽然恢复说话能力：“我兄弟是否危殆？”

王医生没有正面作答：“我们会尽力，你请放心。”

“我想与他说几句话。”

雅子回到大哥身边，握住他的手。

元子问：“你签了名字？”

雅子答：“两份都签了，一份是售楼书，另一份是捐赠器官。”

元子点头：“那我就放心了，我若有不测，百美也不虞生活。”他完全没有想到与妻子年龄相仿的亲妹。

这种时分，雅子又怎好与兄嫂争执。

“几时发现恶疾？”

“年初，开始咯血，唉，早知如此，真不该结婚，平白连累百美，她真命苦。”他心中只有爱妻。

雅子无言。

“你回去等消息吧。”

雅子点头离去。

回到宿舍，好同学方仲云焦急迎上：“什么事？”

雅子用双手掩脸，简约地说一遍。

仲云发呆，她半晌只能说：“天有不测之风云。”

“我内疚，两兄妹，他得到遗传病，我健康。”

“所以，你把名下财产签了给他。”

“仲云，我有一双手。”

“你同意捐赠器官？”

雅子点头：“元子是我手足。”

“一日之间，你失去所有。”

“假使救回元子，一切都是值得的。”

仲云忽然嗤一声笑。

她改变话题：“今日试卷占总分百分之十五，即使你交白卷，也能凭平时分拿甲级。”

雅子却说：“仲云，上网查一查大动脉衰退是怎么一回事。”

仲云用搜索引擎找到资料：“动脉蛋白质基建无端自毁，动脉破坏不堪，影响各器官机能，特别是肺与肾。”

“如何救治？”

“更换大动脉，用多元酯人造纤维血管代替，这是人体最大手术，请看。”

图像中病人自胸至腹都是缝针，同解剖一般。

“手术时间十小时以上。”

可怜的刘元子。

“生还机会多少？”

“百分之五十，算是不错，病人其实并无选择，试想想，大动脉败坏，必死无疑。”

雅子躺在小小宿舍床上，轻轻说：“可能是我，可能是他。”

“你讲得对，现在是元子，不是你。”

雅子说：“换在一百年前，想也不要想，可是今日，西医一定设法救治。”

“你害怕吗？”

“怕什么？”

仲云说：“捐肾有一定危险。”

雅子微微笑：“他是我兄弟，他并不重。”

仲云感动：“我希望有日有人会对我讲同样的话。”

雅子说：“但愿你家人谁也无须为任何人牺牲。”

那夜特别炎热特别长，睡了又醒，醒了又睡，天还是不亮。

雅子累急流泪，有什么事，最好两兄妹结伴一起走，不愁寂寞。

天蒙亮，雅子梳洗，到医院听消息。

王医生比她更早，他迎出说：“雅子，你的肾脏不适用。”

雅子大惊：“据说，今日医科已进步到器官无须百分百配合，亦可移植。”

王医生答：“刘元子的情况不同，我们不能冒险，情愿等待更好的机会，希望家属认同。”

雅子急得团团转：“我与元子是亲兄妹，器官怎会不配？”

她压抑了一整晚的情绪忽然崩溃，雅子掩脸痛哭。

王医生有一颗仁心，他让看护给雅子喝冰水，并请到候诊室稍

等。

看护温言说：“你情绪不安，会影响病人。”

雅子点点头，蜷缩在沙发上，她刚想去洗把脸，忽然有一小组三四个人走近，雅子认出是大嫂的亲戚，刚想招呼，他们已经坐在角落座位。

几个人面色都很差，议论纷纷，不住抱怨：“真没想到百美运气如此不济”，“人家结婚要查三代，就是要看是否有遗传病”，“眼看就要做寡妇”，“搞得家中愁云惨雾”，“一大早跑医院”……

“还要我们去验血捐肾，神经病”，“我也有家小，有什么三长两短，我家人怎么办”，“就想到她自己所需，自私放肆”，“嘘，来了”。

这时，雅子已不想与他们打招呼。

只见他们把大嫂拉到一旁：“去喝早茶吧，你总得吃东西。”

“该是商量后事的时候了。”

他们拥撮着许百美离去。

雅子镇定下来，想探访大哥，看护却说：“他刚休息，你晚些来吧。”

雅子在附近市立图书馆逗留一会，再回到病房，听到兄嫂对话。

“他们总共凑了二十万给我，这笔钱是我外甥的教育金。”

大哥歉意的声音：“怎么好意思。”

“这只是医药费的冰山一角。”

“不如转往公立医院。”

大嫂说：“我打算带你到内地医院做所有手术。”

雅子一惊，发出声响。

大嫂许百美抬头，一见是雅子，一口气出在她头上：“这么大了，还是鬼鬼祟祟。”

雅子说：“大哥留在救恩医院比较好。”

许百美站起：“谁问你的意见，你有何贡献？”

元子连忙说：“好了好了。”忽然呛住，剧烈咳嗽。

雅子逃回宿舍。

她知道她有多少积蓄，银行本月尚余八百九十多元。

仲云过来：“等钱用？我这里。”

“这不是到泰国晒太阳三两千旅费的事。”

仲云吃惊：“要多少？”

“越多越好，筹我大哥的医药费。”

“准救得活？”

“医生说有一半机会，故此大嫂要转往内地救治。”

仲云感慨：“你看，健康就是财富。”

“我觉得我也需要出一份力。”

仲云说：“你不是已经放弃业权？”

雅子答：“房产一时不易变卖。”

仲云想一想：“要快钱，我有办法。”

雅子立刻知道这是上刀山落油锅的事，一颗心反而定了下来：“说来听听。”

仲云把手提电脑挪到膝上，按到一个网址，一边轻轻说：“记得我去年叫付宁及朱蓓蓓刮目相看的新跑车吗？”

雅子暂忘悲痛：“如何得来？”

仲云把电脑荧幕对牢雅子：“你慢慢看。”

她做了咖啡。

雅子目光凝住在网址上：“征求卵子。”

雅子“霍”一声站起。

仲云轻轻说：“女体自胚胎起便有两枚卵子，卵巢内含有数十万颗卵子，卵巢并不生产卵子，只是储藏器，记得高中生物课程吗？”

雅子不由得点点头。

仲云说下去：“卵子，是人体内最大的细胞，生命之源，人类之本。”

雅子的脖子生硬发痛，她揉一揉：“卵子内含有我的遗传因子，它若受精分裂成胚胎，就是我的子女。”

“正确。”

“出售子女？”

“不，出售卵子。”

“仲云，你用卵子换跑车？”

“我还用它们换过学费及生活费，雅子，健康与相貌秀丽的大学生极受欢迎，又可帮助不孕夫妇，何乐不为？”

雅子声音颤抖：“我不能接受。”

这算什么，这简直是把卖身二字晋升到另一阶层。

仲云答：“这是商业世界，我是贫女，贪图物质享受，我总想把我所有，去换我所需，公平交易，明年毕业，我将出卖脑力。”

雅子颓然坐下。

仲云用手指弹电脑液晶荧幕，发出铮铮响：“立刻付款。”

雅子问：“你几时出卖灵魂？”

仲云不怒反笑：“没有求，也无供，暂时没交易。”

雅子低头：“对不起。”

“没问题，”仲云说，“假使家父是富商，一早为我筹下学费嫁妆，我无论学问人品如何，都与人无尤，只要躲入娘家，可终身钻研红楼梦，名胜古迹。既然没有这种幸福，只得自把自为，接受世人评估。”

她喝完咖啡，把杯子洗净，离开雅子的房间。

雅子太阳穴隐隐作痛，用冰袋敷着头顶，不知不觉盹着。

她无可避免地做了个噩梦，梦见骷髅似的元子拉着她的手：

“救我，雅子，救我。”

雅子惊醒，不知她还可以做些什么。

有人敲她房门，雅子一看，原来是大嫂许百美。

她衣裳稀皱，一脸愁容。

她走进来摊开双手：“我还能做什么呢？”

雅子无言。

“还欠十万医药费，我在娘家已像瘟疫，亲人已拒听我的电话。”

许百美号啕大哭。

结婚不多久便发觉丈夫病重，又不能不尽力医治，却能力有限。

雅子忽然听见自己镇定的声音说：“你们先上去，我替你筹款，一有着落便汇上。”

“你又有什么办法？”许百美怀疑。

“事在人为。”

许百美拭去眼泪：“也只能这样。”

只比她大三岁的大嫂离去之后，雅子打开那个叫助人为快乐之本的网页。

“高价征求，请将年龄履历及近照呈上，绝密。”

网上还有详细手术过程：“略有不适，毫无不良反应。”明澄清晰，冷冰冰的科学。

雅子考虑整日，才把个人资料电邮。

没想到反应这样迅速：“刘小姐请于明早九时亲临国际实验室找区医生。”

一宗买卖已在进行中。

雅子脚步有点浮，她喝杯牛奶，提早休息。

第二天早上，她准时到达国际实验室，区医生立刻出来招呼。

“我是心理医生区锦怡，想和你谈数句。”

雅子唯唯诺诺，不敢抬头。

区医生大方的纯医学态度叫她略微好过。

只听得她这样问：“你如何看干细胞研究？”

雅子抬头，怎么会问这种问题？她顺口答：“势在必行，无谓牵挂。”

“你可赞成人工流产？”

雅子又答：“我赞成避孕，可是我衷心认为妇女应当有选择权。”

区医生凝视她：“胚胎是人类吗？”

“胚胎有一日会孕育成为一个婴儿。”

“那么，胚胎是否就是人类？”

“胚胎是未成形的人。”

区医生吁出一口气：“你很有主见，思想成熟，是我们的理想人选。”

她取出一叠文件：“请在此签署，允许做详细体格检验。”

雅子取过笔，却签不下去，她心底似有一个小小声音：刘雅子，你怎会到这种地步，出卖器官，出卖细胞！

又有一个低沉声音反问：否则怎样，丢下元子不理？

父母生前时时叫你们友爱。

她的双手颤抖，名字签得如蝌蚪。

区医生好似又说了几句话，她没听清楚，定一定神，原来是“若干女性义务捐赠，成全不育夫妇”。

雅子冲口而出：“我需要费用。”

区医生问：“可是缴付学费？”

雅子答：“我有奖学金，这次筹款，因为家人患病。”

区医生“啊”一声。

雅子签下契约，正式进行体检。她必须往国际实验室报到，过程复杂。她心情欠佳，只想快点结束整件事，忘记它。

经过数星期荷尔蒙注射以及一次手术，她终于完成任务，取得费用。

雅子叹口气，如果有人问她：这办法可行吗？她一定回答：回去想别的出路。

那段时间内，她接触到的是实事求是的科学家，他们谈笑自若，司空见惯，稀疏平常地进行采卵手术，把当事人认作一头母牛，或是任何科学实验，那样客观，真叫当事人难堪。

当然，雅子不能期望医生们亲吻她，并且安慰：“亲爱的，放

心，你的卵子会受到最佳照顾，将来，由善良代母孕育，成为幸福儿童，社会上有用的人。”

手术室冰冷，雅子哆嗦一下，穿回衣服。

看护给她一杯热可可。

不久，她就回宿舍，整晚凝视那张支票。

第二天一早，她将支票存入户口，转为银行本票，抬头人是刘元子，她把本票交给大嫂。

许百美诧异：“你从什么地方得来？”

雅子不出声。

“是爸妈生前给你的私蓄？”

雅子喉咙发出模糊响声。

百美说：“我们明天出发到京沪医院，我在当地亲人家小住，这是地址，你有空来探访元子。”

雅子点点头。

百美忽然说：“如果还有，希望你不要吝啬，这是家里最艰难时刻，我已辞去工作，元子只得六个月病假，我们孤注一掷，只盼救得他性命。”

大嫂说得好，换了是雅子，她也会这样讲。

“我们先去，你随后来。”

元子强自振作，他说：“整件事很快会有结果，我最怕拖。”

他讲得对，夜长梦多。